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春分意象

馬駿斐

被一聲鳥鳴
切開的光線
正在校準晝夜

候鳥
收斂遷徙的翅膀
在春的中心築巢

河水
向兩側分流
潤澤兩岸
楊柳的綠意

那些抽芽的詞語
在柔軟的枝條上
對仗

野櫻舉起火把
照亮通往
春天的每一級台階

來自
幽密的萬朵芳香
就會湮沒
春天的小徑

一些時光被翻開
一些期許
就被種下

那些安靜
等待的詩句
都將被一縷風
分成枝頭上
顫動的
兩個動詞

文藝副刊



海韻

西河古村 涸在時光裡的水墨

劉忠民

出河南新縣縣城向南行駛，很快便進入了大別山的褶皺深處，這路是伴著水勢走的。一路上，西河的水聲在耳畔吟唱，那水聲不急，潺潺的，像誰在幽幽地哼著一支古老的歌謠。轉過山腳，一片青黛色的屋瓦便毫無防備地撞入眼簾——西河古村，就這樣靜靜地泊在春日的山坳裡，像一軸被時光浸染得微微泛黃的水墨長卷。村口那棵巨大的楓楊樹，是這幅長卷的第一個落款。樹幹需數人合抱，虬枝盤曲，新發的嫩葉在陽光下泛著油潤的光。樹下立著石碑，刻著「紅軍樹」三字。我伸手撫過那粗糙的樹皮，指尖彷彿觸到了歷史的溝壑。當年，這樹洞裡曾藏過紅軍戰士的呼吸，如今，它篩下滿地斑駁的光影，和一片安詳的寂靜，守護著這一方水土，看了幾百年的花開花落。

沿著青石板路往裡走，腳步不由得放輕了。路是濕漉漉的，剛下過一場春雨，石面被磨得溫潤，映著兩旁高聳的馬頭牆。這裡的建築是豫南特有的風味，青磚黛瓦，飛簷翹角，既有北方的敦厚，又透著幾分徽派的靈秀。牆基多用紅色的砂岩壘砌，歲月上留留下了青苔的痕跡，摸上去，是沁骨的涼。偶一抬頭，可見門楣上的磚雕，雖經風雨剝蝕，那「漁樵耕讀」的圖案依然清晰，彷彿能聽見當年工匠鑿刻時的叮噠聲。

我推開一扇虛掩的木門，走進一處老宅。天井裡，一方天空被裁成四方方的藍，陽光斜斜地照進來，正好落在一叢新綠的蕨草上。堂屋的樑柱是粗大的原木，透著暗紅的光澤，那是時間包裹

一窗花開 盼一世安好

王建強

窗台上的風信子，昨夜，還縮著紫紅的花苞，今晨，拉開窗簾時，竟把花瓣鋪成了小瀑布。

最外層的花瓣微微捲著邊，像被陽光吻過的唇，沾著的露水滾落在陶盆沿，滴答聲裡，倒像春天在輕輕敲門。我愣在原地，想起昨夜為項目報表熬紅的眼，這一刻，被這團突如其來的紫裹住，那些擰成結的焦慮，竟順著花香一點點鬆開了。

這盆風信子，是去年在花市淘的，當時，球根皺巴巴的像塊老生薑，攤主說「怕是熬不到開花」。我抱著試試的心態埋進土裡，放在朝南的窗台。

起初，總忘記澆水，有一次，出差三天，回來見盆土裂得能塞進指甲，葉尖枯成了褐色。正要扔進垃圾桶時，指尖觸到球根底部，硬硬的竟冒出些白鬚——是新根在悄悄使勁。沒捨得扔，倒生出點耐心，天旱時，用噴壺繞著盆沿轉圈，梅雨季就整塊磚讓水快點流走。

二月末，倒春寒來的那天，窗玻璃結

了層薄冰。風信子剛抽出的花莖被凍得打蔫，像根垂頭喪氣的細鐵絲。我找了塊舊圍巾裹住花盆，夜裡躺在床上總惦記，披衣起來看，月光透過窗簾照在花瓣上，那點紫紅在寒氣裡竟透著股倔勁。忽然，想起小時候生凍瘡，母親總說「凍過的骨頭才結實」，原來，花草也懂這個理，越經風寒，開得越有精神。

花苞鼓得最滿時，我正為一份被駁回的方案沮喪。客戶的語音還在手機裡發燙，盯著屏幕的眼睛酸得發漲。猛抬頭撞見那抹紫，花莖不知何時挺得筆直，花苞像串攏緊的小拳頭，彷彿下一秒就要炸開。摘下片枯葉的瞬間，指尖觸到花莖的韌，忽然，覺得方案上的紅叉，倒像這枯葉的痕跡，雖不體面，卻是生長的一部分。

花開得最熱鬧是在春分後。十幾朵小花擠在莖頂，紫紅的花瓣裹著金黃的蕊，風從窗縫鑽進來，整盆花都在輕輕晃，像群在陽光下跳舞的小鈴鐺。我把書桌挪到窗邊，寫報告累了就盯著花看，發現它們總在悄悄變——早晨是飽滿的，午後會微微垂頭，傍晚又挺得筆直，像在跟夕陽較勁。原來，綻放從不是一瞬的光鮮，是無數個微小的堅持。

第一朵花謝時，我正在煮紅豆粥。甜香漫到窗台，回頭看見最頂端的花瓣落在了

筆記本上，像枚小巧的郵票。

沒有預想中的失落，反而小心地把花瓣夾進書裡，忽然，懂了母親為什麼總愛收集落花——不是留不住春天，是記下它們認真開過的模樣。

如今，花莖上還剩三朵花，其餘的都成了書裡的標本。新抽的葉片比來時寬了半指，綠得能映出窗台的影子。有一天，整理抽屜，翻出年前買花時的小票，上面的字跡被汗水洩得模糊，卻還能認出「風信子」三個字。

暮色漫進窗台時，我給風信子澆了水。水流過盆土的聲響裡，彷彿能聽見新根在土裡伸展的微響。書裡的干花瓣泛著淺紫，像給時光蓋了個溫柔的戳。忽然明白，所謂安好，從不是求花永遠開在枝頭，是看著它頂著凍著的莖鼓花苞，淋著冷雨扎新根，謝了就把花瓣收好，知道明年球根還會再發芽。

就像老話說的「花開花落皆自然」，人這一輩子，不也如此？起起落落都是尋常，能在花開時不貪，花謝時不落，帶著生活的小缺憾慢慢走，就是最好的一世安好。

春風，又起了，最後三朵花在枝頭輕輕晃，像在跟我說：「別急，該來的總會來，該走的也不必留，心安處，即是歸途。」

親歷中國讓我打破既有認知

——專訪德國藝術家伊拉·溫根

中新社柏林4月15日電 4月15日是世界藝術日，中德藝術展「他者的目光：對話始於相遇」近日在柏林中國文化中心閉幕。展覽涵蓋繪畫、攝影、影像、裝置與陶瓷等多種媒介，呈現20餘位中德藝術家于2023年至2025年赴中國廣西交流創作的成果，展現跨文化語境下的多維思考與審美轉譯。

該展策展人、這些藝術家的代表伊拉·溫根（Ila Wingen）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中國廣西之行打破了她以往對中國的認知。她希望通過展覽激發更多人對中國的興趣，並認為兩國仍需通過持續的藝術交流，進一步加強對話、增進理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策劃「他者的目光：對話始於相遇」這一展覽的初衷是什麼？在主題構思上，您希望回應哪些文化或現實問題？

溫根：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對中國產生興趣，而這一點可以通過藝術很好地實現。因為藝術本質上與社會認知乃至政治發展密切相關，且是一種更為自然的表達方式，尤其在我們所處的這個相對艱難的時代。

通過藝術去激發人們對中國的興趣，並以一種全新視角來分享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觀察和經歷，非常有意思。此外，促進理解、獲得新知、消除偏見，這都是我策劃這次展覽的重要原因。

展覽的主題圍繞「交流」，從一開始就已確定。三年來，每年都有五到六位德國藝術家前往中國，並與中國藝術家交流。我的目標是盡可能清晰地呈現這三年的過程。

我和聯合策展人埃芙琳·索默霍夫（Evelyn Sommerhoff），以及赴廣西交流活動組織者黃萍，一起走訪了每一位德國藝術家的工作室，去探尋中國之行在他們身上留

下的印記。藝術家通常有自己既定的創作方式，而這種方式有時未必直接顯現出與中國的關聯。因此，策展的任務就在于引導觀眾去觀察，從整體中看出這種關聯，以及中國之行帶來的影響。

中新社記者：您此次參展作品的創作靈感從何而來？

溫根：我展出的是一幅比較傳統的風景畫。這對我來說是有意的嘗試與挑戰——以接近傳統繪畫的方式來表現中國山水。

作品以「自然」為主題，因為我感受到自然在中國和歐洲文化中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在中國，自然體現人與世界的和諧關係，也承載內在情感與精神映射，是一種讓人回歸平靜的方式。而在歐洲，人們並不會將自然作為一種「和諧的整體」去理解。這一點我覺得非常特別。

我在創作中採用了較為傳統的方式，但又進行了轉化，把歐洲與亞洲文化相融合。作品名為《虛與實》（Emptiness and Fullness），畫面通過上下的疏密對比體現虛實關係，並可旋轉觀看，從而產生不同的視覺與感知體驗，象徵一種不斷流動與變化的理解方式。

對我來說，中國文化意味著一種思想與情感的流動，而歐洲文化則體現為一種「分離」，在分離中去表達、去尋找自我。我的創作靈感主要來自持續的觀察與體驗，而非預設主題。通過對人和現實的感知，內容在內心逐漸形成，並最終轉化為作品。

中新社記者：在廣西交流與創作過程中，有哪些體驗給您留下深刻印象？這些體驗如何融入展覽之中？

溫根：有許多讓我印象深刻的經歷。我們接觸到了不同層面的人群，從茶園裡的勞動者，到大型展會和高校的負責人等，這

種多維度的體驗讓我更立體地理解了當地社會。

其中最打動我的是與廣西藝術學院、廣西民族大學學生的交流。當地學生與柏林學生關注的問題幾乎一致，他們同樣關心未來，關心如何理解藝術、如何實現想法、以及如何獲得成功等。這種共通性讓我深受觸動。

與一些曾在美國、德國或歐洲其他國家留學，且最終選擇回到廣西的年輕人交流，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對家庭的重視、責任感，以及更強的共同體意識，與德國相對更個體化的社會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種對整體性的理解也影響了我的策展思路。在一個展覽中，重要的不是哪件作品是「最好的」，而是如何形成一個有機整體，讓不同作品相互支撐。

在空間設計上，依託這種整體性，我細緻觀察感受展覽結構，在入口設置了一件具有引導性的作品，使觀眾一進入空間就能建

立對主題與地域（廣西）的感知。

同時，展覽採用弧形的懸掛結構，以增強空間的流動感和變化感，這種「運動性」恰恰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元素。這種處理方式類似於園林或景觀的構建，使觀眾不斷獲得新的觀看體驗。

中新社記者：到中國之前，您對中國的認知是怎樣的？通過實地交流與創作，您的理解發生了哪些變化？

溫根：我並不是一個以刻板印象看待事物的人。到中國之前，我一直對亞洲文化持開放態度。但受信息環境影響，我對中國原本也多少帶有一些較為批判的認知。因此，我更傾向於通過親身交流與體驗來形成自己的判斷。

在中國的經歷讓我非常意外。雖然我曾在日本旅行多次，也在韓國做過展覽，自以為對亞洲有所瞭解，但中國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也打破了我原有的一些認知。

在廣西，我們去過很多地方，與不同背景的人進行了直接而開放的對話，接觸到了非常廣泛、多元的社會面貌。無論在農村附近、經濟條件相對較弱的區域，還是在非常現代的環境中，人們都表現得友善、真誠、開放，這讓我印象深刻。此前德國社會中一些關於「表達受限」的普遍印象，在我所經歷的環境中並未體現。

蕭水波金注金水長慶賢昆玉 捐埔頭鄉會福利金

菲華晉江埔頭同鄉會訊：本會文書主任蕭水波，金注，聯絡主任金水，理事長慶洎賢昆玉先慈蕭府吳太夫人諱美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仙逝，享壽積閱九十有五高齡，婺星輟彩，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蕭文書主任水波等賢昆玉平素熱心公益，關愛本會，守制期間，特獻捐菲幣三萬元作為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表揚，並申謝忱。

莊爵華捐中路區 聯友防火會福利金

中路區聯友防火會訊：本會莊副理事長爵華先生令慈莊府林羅莎老夫人，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十分，壽終於Fe Del Mundo Memorial Hospital，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莊副理事長爵華先生賢昆玉事親至孝，秉承先人樂善好施美德，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會福利，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獻捐本會菲幣二萬元作為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陳菲菁逝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香港校友會訊：本會副會長陳菲菁，近日辭世，噩耗傳來，咸感哀慟，謹致最深切之悼念。

陳菲菁學長生前熱心會務，曾連續五屆出任本會副會長。自本會創立之初，即竭誠參與，對本會之發展與凝聚校友情誼，貢獻良多。其為人誠懇，處事盡責，素為同儕所敬重。

今哲人其萎，本會同仁同深惋惜。謹訂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假香港殯儀館設靈，翌日（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移柩哥連臣角火葬場舉行火化。本會將於四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前往致祭獻花，以表追思與敬意。

敬請諸位校友撥冗蒞臨，共表哀思。

吳長泉逝世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務顧問長吳長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仙逝，享壽積閱八十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設靈於-Matteo Ricci Chapel Sacred Heart Parish，擇訂於四月十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變。並愛訂四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半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以表哀思，而盡宗誼。

訃告

蔡王美霞

逝世於四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家鄉赤湖村
中角典當祖堂中莫靈
出殯於四月十七日上午

吳長泉

逝世於四月十四日
設靈於Matteo Ricci Chapel Sacred Heart Parish
出殯於四月十八日上午十時